

绝对控制

事关红道黑道、权力暴力、结仇复仇、男人女人

■ 桔生 王琛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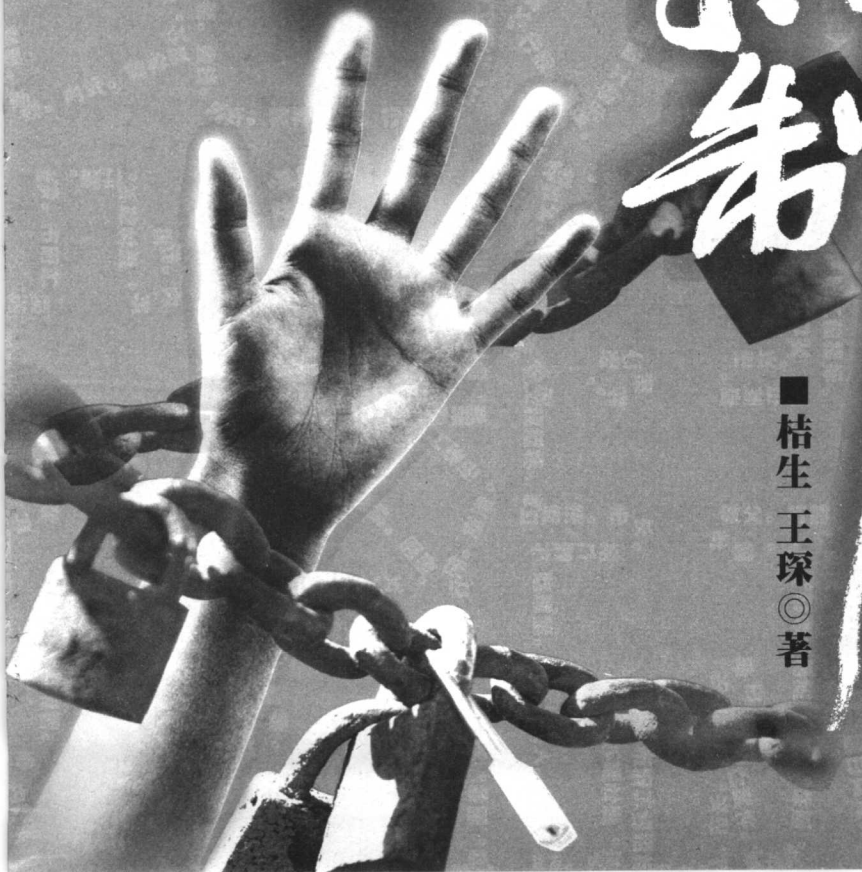


热读频道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绝对控制

■ 桔生 王琛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对控制/桔生, 王琛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3. 5
ISBN 7-106-01960-7

I. 绝… II. ①桔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15763号

责任编辑: 黄祖尧
封面设计: 千里文化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绝对控制

桔生 王琛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
印 数 1—5000册
印 张/12 字数/350千字

书 号 ISBN7-106-01960-7/I·0399
定 价 21.80元

1

江城，一座横跨长江的风景如画的小城，这里的居民和其它城市的一样，过着平静而又温馨的生活。可是在貌似平静的生活下面，也会发生许多让人感到震惊的事情。江城的公安们在这里担负着保卫市民的人身安全，打击各种犯罪行为的任务。

这天清晨，当人们正在家中享受他们的早餐的时候，江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里已经是一片紧张的氛围。

绰号为熊猫的大案队队长正着急地带着其他刑警擦枪，刑侦队长胡世生走了进来，看见他们这样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们在干什么哪？”

熊猫慌忙答道：“胡队，在擦枪。”

胡世生扫了他一眼，不满地说：“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在擦枪？我是问你们平时都干什么去了！”

熊猫无奈地说：“谁知道他们来得这么快。”

胡世生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问：“这像个大案队队长说的话吗？”

熊猫吓得不敢再说了，直催手下：“快点装上！快点装上！”

“罪犯什么时候也不会提前通知我们，我们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胡世生看了看刑警钉子，对他说，“钉子，你那是枪啊还是烧火棍？没这玩意能打吗？”说着，胡世生举了举钉子遗漏的一个部件。钉子急忙接过去，慌里慌张地装到了枪上，胡世生看着他忙乱的动作，不禁感叹道：“你们呀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严大姐在一边提醒他：“胡队，你办公室电话响了。”胡世生摇了摇头，走了出去。严大姐走到钉子身边，问他：“钉子，你以前挺机灵的呀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

钉子紧张地说：“还不是让胡队吓的。”

熊猫不满地看了看他们，催促道：“还有脸说。快装吧！”

胡世生回到了办公室，电话铃还在响，他接起了电话，边听边说：“……只要情报准确，肯定跑不了他们！……放心吧，外围我已经布置好了！……是海阳他们组……这不都一样重要嘛！我们是做了最充分的准备，可毒贩子……现在调整哪儿来得及，我们马上就出发了……好，一有结果我马上汇报！”

放下电话，胡世生带着熊猫一班刑警迅速赶到刑警队车库。熊猫把几副车牌放在后备箱上，几个刑警开始换车牌。钉子则拿出了防弹衣，大家开始换衣服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大家坐进车里，几辆车相继开了出去。

不多时，胡世生带着大批便衣人员走进了废弃的修船厂，这儿巨大的厂房里摆放着各种巨大的机器，还有直通河里的水道。

熊猫对胡世生说：“胡队，我想这么布置，”说着他打开手里的示意图，铺展开来，边指点边说，“一组在这里，控制制高点；二组在这里，控制水道，估计他们总有一家会从水上进出的，等他们一进来就封住出口；三组在这里，切断去这几个方向的退路；四组、五组在这里，控制这几处容易藏身的地方……”

胡世生问：“他们每家来多少人？”

熊猫说：“超不过五个。他们约定只能开一辆车过来。”

胡世生看了看四周，四面的环境很复杂，对毒贩子来说是一个交易的好场所，他问：“会不会有人做手脚？”

熊猫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只要没人想黑吃黑，应该不会。再说就算他们想做手脚，我们来了四十多人，肯定应付得了。”

胡世生又问：“跟水上分局联系过吗？”

熊猫随着他的目光在转，同时回答说：“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胡世生微微点了点头，又仔细地地问：“情报不会有问题吧？”

熊猫告诉他：“这个情报来源一向很准的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
胡世生似乎这才放下心来，他说：“好，让大家准备吧。告诉大家注意隐蔽，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动手！”

熊猫答了一声“是！”，便去吩咐各刑警按命令行事，修船厂里静悄悄的，胡世生他们躲在仓库里盯着下面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身穿清洁工制服的年轻小伙骑着清洁车从垃圾站出来，悠闲地在洁净的大街上骑着。他正准备往码头方向拐，被一辆公共汽车别了一下，他小声骂了一句，正要拐车把躲开，却被人拽住了，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：“你小子怎么说走就走，也不等等我？”

他一抬头，看了看拽住车把的人，这人也穿着一身清洁工制服，他不禁想笑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那位小声告诉他：“头儿说人手紧，要我盯半天。”

原来这两位都是刑警，是胡世生把他们派遣过来的，第一个叫薛冰，长得一脸聪明相，不胖不瘦，动作敏捷，一双剑眉使得他的脸庞英俊了许多；另一个叫海阳，一看就是一个个性温厚、善解人意的人。

薛冰担心地问海阳：“你不带小妹看病去了？”

海阳低下头说：“下午再带她去，耽误不了的。”

薛冰看了看他，对头儿的安排还是有些不满，他说：“那这儿也用不着你呀。”

“俩人的活你一个人干，我怎么好意思呀。”海阳说着，一屁股坐到了车上，对他说：“走吧。”他是不想再谈这件事了。

薛冰开始用力地蹬清洁车，他一边蹬，一边扭过脸来向着海阳说：“这算什么活，一个人都多余，头儿明摆着是拿我当开涮嘛。人家负责立功受奖，我负责喝彩鼓掌，你来不来真不打紧。”

对于薛冰与队长胡世生之间的矛盾，海阳是有所了解的，这时他见薛冰又为了队长生气，便劝他说：“你别总觉得头儿看不上你，也该找找自身原因。”海阳善意地讥讽他，他有时觉得自己的这个搭档未免也太傲气了，虽然他喜欢他的傲气。

薛冰仿佛就等着他这句话似的，痛快地反驳说：“我有什么问题？不就喜欢提点不同意见嘛。”

海阳笑了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提的意见就总是对的？”

薛冰的脚不闲着，嘴也不闲着，此时听了他的话，倒认真了：“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。你说说，我提的哪条意见不对？”

“我懒得跟你争。”海阳对他说。其实他也知道薛冰提的一些意见是很好的，但他提意见的方式过于直率，有时候让头儿下不了台，这使他那些有创见的看法失去了被采纳的机会，也跟头儿的关系搞得很僵。他为此劝过他好多次，可薛冰听不进去，现在也是这样。

薛冰在前边用力地蹬着车，还说：“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争哪？骑这破车就够费劲的了，谁愿意跟你费这口舌。”

听他这样说，海阳跳下了车来，说：“来吧，我拉你。”薛冰也下了车，揩了一把汗，坐到了海阳的位置上，海阳走到前面去蹬车，骑了几步，他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向后问：“你小子早上没少吃吧，怎么这么沉哪？”

薛冰一脸坏笑，他咯咯地笑出声来，“车轱辘没气了。”海阳低头一看，果然，车轮都快瘪了，他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那你还好意思坐在上面？下去！”

薛冰笑着说：“不行，我刚才都拉你一段了。”

俩人笑闹着向码头骑去。驶进码头附近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道，海阳才骑着清洁车靠路边停下，他累得又是擦汗又是喘息。薛冰又在车上坐了会儿，才跳下车，看了看四周。

四周几乎没什么行人，只有一个书报亭，一个水果摊，还有一个彩票销售点。薛冰拿眼扫了扫周围，牢骚又来了，对海阳说：“你瞧瞧，头儿把我安排在这地方，这不明摆着凑数嘛。”

海阳擦着汗说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

薛冰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万一？哼，这地方要是有万一，我体彩早中大奖了！”

“知不知道我最烦你跟我抬杠？”海阳像是要急了。

薛冰还是不急不躁地说：“什么叫抬杠啊，这地方根本就没戏！信不信？不信咱打赌，谁输了谁做饭。”——他们两人住在同一个宿舍，吃饭也是搭伙，做饭于是也就成了打赌的内容。但海阳却对这样

的赌注有些不满，他吃过不止一次亏了，这次又说：“去你的吧，你做的饭自己都不爱吃，还跟我赌这个。”

薛冰拿下车上的笤帚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马路，不时地东张西望。海阳蹲在三轮车旁鼓捣着。不远处的彩票销售点那里有几个人在琢磨号码。

薛冰扫了一会儿，回头看见海阳还在鼓捣三轮车，便说：“弄不好就算了。”

海阳打趣他：“不修好你一会儿怎么骑？非累死你不可。”说着车子已经修好了，他推着车走了几步，说：“行了。”

薛冰看了看车，又看了看他，说：“活不错嘛，真下了岗你靠这个都能养活自己了。”

海阳做了个要打他的手势，嘴里说：“去你的！乌鸦嘴！”薛冰笑着跳开了。

薛冰扫着马路慢慢来到了彩票销售点，几个彩民正在那里研究彩票号码，他便也拄着大扫帚站在一边观看。

一个彩民说：“这二十六也太邪门了，让我连着守了十期空房！”

另一个跟他开玩笑：“咋，守不住了？守不住就改嫁吧。”

第三个也插上了嘴，说：“可别轻易改，说不定这期就出来了呢。”

第一个彩民又说：“就是，我们厂那个‘菜帮子’，体彩刚出来他就用家里三口人的生日编了一组号，守了多少期呀，连五块钱也没中过，上个礼拜他媳妇不干了，死活逼着他非改不可，结果怎么样？

开玩笑的那个说：“跑了特奖？”“那倒没有，”这个彩民说得来了精神，“可飞了个一等奖，二十多万哪！开奖直播刚完，‘菜帮子’就把他老婆打跑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！”

众彩民听得纷纷叹息。

薛冰也上前去插话说：“看着顺眼的号就别换，看不上眼的该忘掉就得忘掉，要不能被它气死。”大家听了薛冰的话，都回过头看他，见一个环卫工人拄着扫帚站在一边，不禁皱皱眉头，纷纷给他白眼，薛冰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份，毫不在乎地继续说，“尤其是机选，买

过的彩票攒起来那得多少？里面很可能就有中上大奖的，只是不是你买的那期……”

彩民们对薛冰的话没什么反应，彩票销售点的老板二林也皱起了眉头看着薛冰，他还是无所谓地看着号码表，继续高谈阔论。

彩民一个一个走光了，薛冰还在琢磨开奖通告，店主一直上下打量着他，过了一会不高兴地看着薛冰说，“喂，你买还是不买？”

薛冰看看四周没别人，冲他问道：“叫我？”

二林不满意地说：“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薛冰皱起了眉头：“买呀，不买我站这儿干什么？”

那位一看他还有些恼，也生起气来：“买就快买，不买一边呆着去，别在这儿挡着。”

薛冰被他一激，火气也上来了：“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挡谁了？就算买我不也得琢磨一下嘛。”二林讽刺地说：“琢磨？琢磨省下哪顿饭买彩票啊？”薛冰笑了起来，“看不起我们清洁工人？你可真够势利眼的。你知不知道彩票是专门给穷人准备的馅饼？你知不知道全国有多少民工中过大奖？”二林对他仍很轻蔑：“我知道你掏两块钱我卖你一注就够了，少说用不着的！”薛冰气坏了：“彩票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，你也好意思卖？”二林听了要跟他急：“怎么个意思，专门来跟我捣乱是不是？”

薛冰刚想说什么，海阳过来拉开他，说：“干什么干什么？”薛冰气冲冲地说：“他也太小瞧人了，一注彩票我还买不起？”二林也不示弱，冲他嚷道：“你掏钱哪！彩票是花钱买的，不是靠嘴说的！”海阳向薛冰示意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何苦呢。”边说边拉薛冰，“快回去干活吧。”

薛冰挣脱开他，掏出二十块钱，说：“打吧。”这时二林倒愣了一下：“机选还是自选？”

薛冰冷冷冰冰地说：“自选。”二林也不看他，一按键盘，说：“说吧，七个号，说多了没用。”

薛冰一连说了八个号。二林轻蔑地对他说：“跟你说了，七个号，多了没用。”薛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复式。”二林又愣了一下，重新按

键盘。薛冰报了八个号。彩票打印出来，二林赌气地撕下彩票，连同找的零钱一起丢在薛冰面前。

薛冰拿起复式彩票，斜眼看了二林两眼，问：“不跟着我买两注？”二林不屑一顾地扭过头去。薛冰故意气他，叹息道：“唉，有些人一辈子就这穷命，财神爷想帮他都难！”海阳过来拉薛冰，对他说：“你少说两句，快干活去吧！”

在离这个小店不远的“再回首”酒吧外，另一组刑警仲大峰和他的手下在那里看守着。他们假装在刷墙，但工作态度不认真，刷一下子停半天，不时地东张西望，还议论两句街上的行人。酒吧老板阿坚出来，走到仲大峰身边，小声说：“仲所，弟兄们挺累的，进去喝口水吧！”仲大峰看了看他，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！”阿坚坚持着：“在里面喝水也能看见外面嘛。”仲大峰犹豫了一下，对两个民警说：“你们两个进去喝口水吧。”民警看了看仲大峰，在阿坚的邀请下，走进了酒吧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公安局副局长唐子杰开车来到“再回首”酒吧外，只见地上摆着粉刷工具，却不见人影。

酒吧内，仲大峰他们在吃三明治，仲大峰向外看，外面没人。仲大峰问：“小王呢？小王怎么没在外面盯着？”一个民警告诉他：“他早上起来就拉肚子，是不是又……”

仲大峰起身往外走，对大家说：“走啦，出去干活！”大家刚走到门口，唐子杰走了进来。大家一看都傻了，仲大峰噤着声打招呼：“唐局。”唐子杰问：“安排你们干什么来了？”仲大峰说：“蹲守。”唐子杰又问：“那你们在干什么哪？”仲大峰连忙说：“我们这就……”说着就向外走，大家想绕过唐子杰出去。

唐子杰喝了一声：“都给我站住！”说着掏出几张钞票，说，“不把这些钱吃完了，你们谁都不许出去！”说完唐子杰转身出去，拿起刷子刷了起来。仲大峰他们愣了，可又不敢违背命令，只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他们冲了出来，嘴里还塞着食物。唐子杰问：“你们吃完了吗就出来？”仲大峰忙说：“吃完了。”见唐子杰不

信，又急忙解释，“他这儿东西死贵的，还差点不够呢。大家快干活吧！”众人急忙拿起自己的工具干了起来。

废弃的厂房里看不见一个人，一片寂静。

一艘汽艇从水道缓缓开了进来。毒贩上家杨军坐在汽艇里看着厂房，片刻，示意一个马崽出去。马崽走进厂房，四处看看，没发现异常，给杨军打了个手势。

在废弃的厂房里，毒犯准备进行交易。杨军看了看表，这时一辆车开过来，停在了不远处。下家老七坐在车里，也是派一个马崽先下来探路。

两个探路马崽分别给自己人打手势，双方开始交易。另外两个马崽下了车，老七提着一只密码箱下车，走进了厂房，他们留在车边警戒。还有一个马崽坐在司机位子上没动，车也没熄火。

杨军从汽艇上下来，在一个马崽的陪同下向老七走去，其他马崽守在汽艇四周。双方走到中间地带，验资验货，一切顺利，刚把对方的东西拿到手，只听胡世生大喝一声：“警察！都不许动！”几十个警察突然出现了，把他们包围起来。

双方马崽们立即找寻掩蔽的地方向警察射击，杨军和老七趁双方交火，借着车身的掩护钻进厂房里面的下水道。胡世生命令熊猫：“你带人从地面上追！”接着又对另外几个刑警说：“你们跟我下去追！”说着钻进下水道，带人下去追杨军和老七，但下水道里岔路很多，警察一时难以追上他们。

海阳继续扫着大街，薛冰手里拿着一枚硬币练习手法，硬币在几个手指间滚来滚去。海阳看不过去了，对他说：“我说你也干点活，要不人家更看不上你了。”薛冰告诉他：“无所谓，干得下去我就干，干不下去我辞职。”海阳问他：“你怎么还没打消辞职的念头？”薛冰边玩边说：“念头这玩意，只要有了，洗脑都洗不掉。”稍微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，“再说，要是没这么个底线，我怕会干出傻事的。”海阳问他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薛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有时候实在受不了，我就想，大不了辞职，又不是只能在这一棵树上吊死，这么一想我就不会干傻事了。”海阳说：“在领导面前总想不起来自己是群众，你还没干傻事？——对你认为不对的事从来不肯装傻，不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就觉得会憋死。我说的对不对？”

这话似乎说到了薛冰的痛处，他掩饰着说：“什么对不对。哎，已经很干净了，你还扫什么？”海阳边扫边说：“总得找点事做吧。”薛冰笑着说：“你这个人哪，不找点事做活不了啊？”海阳看了看他，也笑了：“还说我，你不也是闲不住吗？”原来薛冰一边说话，一边还玩着一枚硬币。薛冰说：“我这是兴趣所致，跟你那种强迫症可是两回事。”海阳笑着说：“还狡辩——玩物丧志。”海阳说着夺薛冰手里的硬币，可硬币像是有灵性，在薛冰指间迅速地滚来滚去，海阳根本抢不到。海阳急了，一打薛冰的手腕，硬币掉到地上，滚进了地沟里。

薛冰急了，说：“哎，这可是我女朋友给我的信物啊！”海阳来到地沟盖子旁边跪下，试着撬起盖子。薛冰连忙说：“算了，骗你的。”海阳没理他，接着撬盖子，薛冰也过去帮海阳一起撬。

这时两个小痞子从旁边走过，见状走了过来。一个痞子说：“嘿，哥们，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？”海阳和薛冰没理他们，继续撬盖子。

另一个痞子说：“说话呀！”海阳和薛冰还是没理他们，把盖子撬起来，拣出了那枚硬币。

第一个痞子看到他们拿的东西，很失望地说：“我靠，为一块钱费这么大劲，穷疯了。”

后一个痞子也说：“还不如偷井盖去卖呢！”俩痞子笑着走了。

二林也看到薛冰和海阳的动作，在远处喊：“是不是买了彩票没钱吃午饭了？”薛冰没接茬，仔细擦干净硬币收了起来。海阳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行了，万一你小子打一辈子光棍，也跟我没关系了。”薛冰打哈哈说：“我有这么惨吗？说实话，我是……”

薛冰突然不说话了，盯着彩票销售点，海阳紧张地看看四周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薛冰示意海阳看过去，原来两个小痞子在彩票销售点

旁边转悠，样子鬼鬼祟祟的。海阳告诉他：“别管闲事。”

两个小痞子装作商量买什么号码，一个偷看二林收了多少钱，然后给另一个使了个眼色。另一个痞子突然抽出一把刀，逼住二林说：“哥们儿，把钱都拿出来！”

二林愣了，问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第一个痞子说：“借俩钱儿花花！”第二个痞子手上一用力，说：“你可别鼓励我们哥儿俩犯错误啊！”

二林慌张地说：“我没卖多少钱哪！”

第一个痞子说：“不在多少，拿来就好。快，快，哥们儿还有事呢！”二林给了他们几张，想偷着藏起来一些，被第二个痞子发现了，他上去给了二林一拳，大骂：“你他妈找死呀！”第一个痞子也骂：“真他妈不地道！”他也想动手，没想到手被人抓住了。是薛冰从后面抓住他的手。

第二个痞子挥刀想刺薛冰，突然愣住了——薛冰用枪指着他的鼻子。薛冰笑着说：“试试看，是你那玩意儿快，还是我这玩意儿快。”痞子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大哥，小弟错了，饶小弟一回去吧！”

薛冰问：“你错了？你哪儿错了？”

痞子说：“小弟不该有眼无珠，半路截财，大哥大人大量，就把小弟当个屁放了吧！”

薛冰笑着说：“你小子还真是有眼无珠！刚才你还只是抢劫，现在罪加一等。”

痞子连忙说：“怎么了大哥，我们没干什么呀，怎么就罪加一等？”薛冰斥责他：“还没干什么？你们侮辱警察！”

两个痞子和二林都吓了一跳。

不多时，两个小痞子手被捆着跪在地上，二林狠狠地踢他们。薛冰拉住二林，说：“行了，踢两脚出出气就行了。”二林挣扎着还要踢。薛冰急了，推了他一个趔趄，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哪？比警察还牛？”二林这时清醒了过来，连忙给薛冰作揖：“没那意思。警察大哥，谢谢！”

海阳在远处看着，冲薛冰喊：“你忙活什么呢？还不快回来。”薛

冰说：“马上！”接着他对二林说：“甭谢了，你帮我看着他们俩，别让他们叫唤，更不能让他们跑了！”二林拿起痞子的刀说：“你放心，谁要是敢跑，我让他下半辈子跟轮椅相依为命！”薛冰告诉他：“你可别胡来啊！防卫过当你也有麻烦的。”二林连忙答应：“明白！”薛冰点了点头，便向海阳走去。

正在这时，老七和杨军从下水道里钻了出来，海阳直接扑住老七。薛冰看见，急忙冲上去，大喝一声：“警察，别动！”杨军见薛冰冲了过来，转身就跑，边跑边拔出枪来。薛冰追了上去，连声喊：“站住！警察！”杨军不听，继续向前跑，薛冰在后面大喊：“再跑开枪了！”

杨军一把抓住路边一女人，想把她拉到身前做盾牌。薛冰跪在地上瞄准，他想瞄准杨军拿枪的手臂，但那个女人在挣扎，杨军的手臂也在挥舞着，薛冰一时难以瞄准。

海阳把老七铐起来扔到一边，拔出枪来准备支援薛冰。

薛冰还在瞄准，女人拼命跟杨军撕扯。薛冰一脸焦急，汗都下来了。女人的挣扎中闪出杨军的身体，薛冰抠动了扳机。杨军胸部中弹，撒开手里的枪，向后倒去。女人也摔倒在地。

薛冰和海阳戒备地走到杨军身边，杨军趴在地上大口喘气。薛冰持枪走到他身边，先把他的枪踢开，然后将他铐上，接着仔细搜身。女人昏倒在地，海阳给她把脉试鼻息。薛冰问：“她怎么样？”海阳告诉他：“没事，昏过去了。你说你抓那俩小痞子干什么，差点耽误了正事！”薛冰捡起杨军的枪，说：“这不没耽误嘛。”

海阳拿出对讲机报告，熊猫带着另外一些警察跑过来。片刻之间，一群警察将杨军和老七围得水泄不通。

熊猫突然发现二林手里拿着刀，急忙用枪瞄着他：“别动！放下刀！”

二林吓得一松手，刀掉到地上，连忙举起双手说：“我不是坏人！”说着又指了指两个痞子，“他俩是！”薛冰忙说：“熊猫，没他事，”也指着痞子说，“那俩小子抢劫！”熊猫这才收起枪，一摆手，

俩警察上去把两个痞子铐上了。

胡世生带着几个警察从下水道里钻出来。熊猫上去向胡世生报告：“疑犯全部抓获，无一漏网！”胡世生看了看杨军，问：“救护车呢？”海阳说：“马上就到！”胡世生指着杨军说：“救护车一到立即送医院抢救！”又指着老七说：“马上带回去，准备审讯！”大家按胡世生的指示把杨军和老七带开。

胡世生带着大伙回到了刑警队大办公室，二林也在其中。熊猫连声说：“薛冰，你小子行啊，不声不响就把这么个大功抢去了！”薛冰谦虚道：“行什么呀，碰上了。”熊猫笑着说：“别客气，请客啊！”

这时二林走到胡世生身边，问：“您是领导对吧？”胡世生说：“干什么？”二林悄声说：“我跟您反映点情况。”

海阳和薛冰回去整理自己的办公桌，海阳示意薛冰，薛冰看见二林一边跟胡世生说着什么，一边指着他们这边。忽听胡世生一声吼：“海阳薛冰，过来！”

薛冰先走了过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，胡队？”胡世生瞪着薛冰，恨不能吃了他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分不出个轻重，你第一天干警察呀？”

薛冰诧异地问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胡世生反问他一句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回手一把揪住想溜的二林，对他说，“你告诉他他怎么了！”

二林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薛冰，说：“你帮我那么大忙，我想应该让你们领导知道……”

海阳这时也走了过来，给二林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好了，等着你做笔录呢，快去吧。”

二林急忙补充说：“对了，胡队长，这位大哥也很勇敢呢，一下子就把那小子扑住了！”

胡世生转头看海阳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海阳说：“别听他胡说八道。”

二林还不明白就里，又找补一句：“真的，就跟老虎似的！”胡世生生气地说：“你就那么生扑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老虎那小子是羊

哪？”说着拿起从老七身上搜出的枪，问他：“这是吃素的？不想活了？”

二林这时傻了，喃喃地说：“他也错了？我……”二林还想解释，熊猫过来，对他说：“走吧走吧，有什么话跟我到那屋说去。”二林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我……没我什么事呀！”他指着薛冰，“这位大哥能证明！”

熊猫问他：“你不是目击者吗？”二林着急地说：“我没别的意思啊！这两位大哥做了好事，我不能昧着良心不说呀，我没想害他们呀！真的！”熊猫对他说：“好啦，跟我去做个笔录。”这时胡世生对海阳和薛冰喝道：“你们俩去医院护理杨军，没我的话不能离开！”胡世生说完走了，大家都同情地看着海阳和薛冰。海阳低下了头。薛冰满不在乎地拉了海阳一下，说：“护理就护理，有什么呀。走吧！”

南关村位于市郊，市里计划修建的江桥就有一头坐落在这里。

在南关村村委会会议室里，华建设和几个村干部正跟市里的干部张晓池和杨一葵开会。他们谈征地的事，结果没有谈下来。

张晓池和杨一葵回来向市长文敬宇汇报，文敬宇面无表情地听着，张晓池说：“……华建设太过分了！为了多要点钱，什么脸都不要了。”文敬宇问杨一葵：“你看呢？”杨一葵说：“我看，地他们肯定会卖的，但我们不能急。”张晓池着急地说：“不急也得有个时间吧？总不能耽误工期呀！”杨一葵告诉他：“我看不会的，等承建商确定下来，征地的事就会有眉目了。”文敬宇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，你们去吧。”张晓池问：“那征地的事……”文敬宇说：“先等两天。”

张晓池和杨一葵起身准备出去，文敬宇突然说：“小杨，你等一下。”张晓池出去了，文敬宇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”杨一葵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文市长，您是指……哦，我是想，华建设是华十月的侄子，华十月如果承建这座桥，华建设肯定不会难为他的。”文敬宇皱了皱眉头：“这是两回事嘛。”杨一葵连忙说：“是呀是呀，我也是推测。”文敬宇又说：“推测的话怎么可以随便说呢？别人听了会怎么想？这要是引起混乱算怎么回事？”杨一葵只好说：“文市长批评得

对，这事我跟谁也不说了。”

杨一葵出去后，文敬宇接着办公，一会儿，市委书记田志国推门进来，叫了一声：“老文。”文敬宇连忙起身，“田书记？”田志国问他：“南关村征地的事谈下来没有？”文敬宇说：“还没呢。”田志国又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文敬宇告诉他：“好像有的村民开价太高。怎么了？”田志国把电话记录交给文敬宇，对他说：“村民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文敬宇匆匆浏览一遍，沉吟着说：“怎么搞的嘛，招标还没开始呢，谁说就一定由华十月承建？这些人哪！”田志国对他说：“村民想跟市领导谈谈。怎么样，咱俩走一趟？”

文敬宇想了想，对他说：“我看问题不大，反正就差南关这一头了，实在不行可以让承建商去谈嘛。”田志国对这一方法很不满意：“承建商去谈？咱们都谈不下来，承建商怎么谈？”文敬宇对他说：“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么办了。现在的事，谁都看着政府是块肥肉，都想啃一口，咱们再怎么谈，村民也很难松口。承包商去谈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办法多，手段也灵活，更容易谈成。”

田志国沉吟着说：“这……可这样容易出事呀。”文敬宇告诉他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现在的难题是，钱少了村民不干，钱多了咱们又拿不出来……”田志国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去谈一谈。这个工程是江城的大事，处理不好很容易出乱子的。咱俩思想统一了，工作就好做了。”文敬宇敷衍地说：“咱俩肯定能统一。不过你是一把手，亲自去南关怕是不方便。最好我们先去摸摸底，班子拿出解决办法你再去。”田志国诚恳地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怕我到时候不好表态，可村民点名要我去，我不去怕是只会激化村民的情绪。没关系，去了能回答的我回答，回答不了的我会告诉村民我的真实想法。我想，跟村民谈谈只有好处没坏处。”文敬宇见他这么说，只好答应：“好吧。”田志国起身告辞，“那就说定了，下午一起去。”

市局刑警队大办公室里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胡世生走了进来，熊猫迎上前去汇报：“胡队，刚刚清点出来，缴获毒资10万，毒品一百多克。”胡世生说：“好！尽快把毒品来源弄清！”熊猫兴奋地说：